

Leak

14

加班想找出App 記憶體問題。一進入特定頁面，記憶體用量就往上爬升一階。折線像是樓梯，一層一層，爬到頂端，程式就會Crash。

閃退。崩潰。

我聽見垃圾車的聲音，知道已經是八點半了。那時我們還沒有找清潔人員，每個星期五要自己打掃辦公室，再把一周量的垃圾打包，拿給附近的阿婆丟。茶水間吧檯上，貼著一張一年份的值日生列表，是另外一位工程師程式跑出來的。據說程式同時考量了公平與隨機，即使請假或換班，也能避免同一個人連續做兩周。不過新創公司也就那幾個人輪替。

我考慮了一下，還是沒有把垃圾包起來拿下去丟。我打算專心處理好眼前的問題。Memory Leak，記憶體洩漏。就像漏水，記憶體不斷流失；差別在於記憶體並不會憑空不見，而更像是被遺棄了。還記得小時候玩過的「紅綠燈」遊戲嗎？鬼快要抓到你時，可以拍手大喊一聲「紅！」這時候鬼不能抓，你也不能動，直到有其它「綠燈」跑過來拍你一下。

但如果有一個小朋友，喊了紅燈之後，卻沒有人記得要解救他呢？

這就是 Memory Leak。當工程師分配了一塊記憶體，卻忘記在使用過後好好釋放，這塊記憶體就會永遠站在那裡，沒有人碰得著，直到程式結束。

據說不同地區，也有不同版本的紅綠燈。有的是抱胸而非拍手，還有一種叫閃電布丁——或閃電逼逼、閃電滴滴，這又是和地區有關了——可以隔空解救其他人的困困狀態。

不過在程式的世界，工程師既是被遺忘的閃電，也是粗心大意的布丁。而現在，我是鬼，要去抓出到底問題出在哪裡。



租屋處大門信箱被貼上通知：用水量增加，請檢查用水設備是否損漏。

我遵照指示，發現馬桶漏水，便自己到 B & Q 買了止水皮回來換。省下一筆找水電的費用，房東開心地說那麼水費就不跟你們加收。

然而沒過幾天，竟然變成水壓不足。晚上回家吃完飯，女友才驚叫沒有水。打開蓮蓬頭，自來水軟弱無力，像是雨後屋簷的細流。我無計可施，只能求助女友在臺北的爸媽，兩個人帶著衣物浴巾和待洗的餐具，騎機車跨過一座橋去洗澡。

我沒有想過，第一次見家長會是這樣的場景。

油頭、垢面、赤腳、短褲和一包內衣內褲。

輪到女友洗澡時，她媽媽坐在沙發上，問起是否考慮在臺北買房——「怎麼可能買得起！」我笑著回答，

光是頭期款，就遠遠超過我現在的存款。「工程師」頭銜極具誤導性，要是在科學園區，第二年就可能破百；受到矽谷影響，大學寫過幾個網站，參加幾個黑客松，剛畢業也能在臺灣一些知名新創，拿到不可思議的高薪。然而那不是我。我們公司，還要自己倒垃圾。

星期五下午，打包好搭電梯至一樓，摸黑穿過市場的小巷，把垃圾放在指定的水槽旁邊。像是賊。要不是巧遇上阿婆，還可能被抱怨怎麼這禮拜又這麼多，要加收錢。

由於垃圾一周只丟一次，我們得制定更多規則：吃的不能丟公司，否則會臭掉。咖啡渣要裝箱冰進冰箱，否則會發霉。

每當有人問起我們公司在做什麼，我會講些產品功能或市場前景，但是不提這些事。

反覆向女友的媽媽道謝，載著髒衣服回家。扭開水龍頭，水管噗噗吐出幾口氣，水又嘩啦嘩啦地流下來了。



留美的大學同學問：H呢？H現在在幹嘛？

我們約在公館易牙居。他們休假回臺，說看到十美元的食物都覺得好便宜。區塊鏈、Neural Network 和更多我不能理解的詞彙在圓桌上飄。沒有人知道H的近況。

我說，前陣子聽他在美國的義大利餐廳當前菜廚師。「他甚至自創了一道菜，真的被放到菜單上，還被拍照貼到餐廳的 Instagram。」

關於我大學室友H的傳奇故事很多。比方說他高中曾經進入物理奧林匹亞選訓營，卻因為最後幾個月迷上

電子學，而失常沒有入選國手；不能保送，索性就以第一名考進臺大電機。比方說他大一就被教授問過要不要做專題，大三選修研究所最硬的數位電路設計並輕鬆拿到A+，大學畢業就已經發表了三篇國際一流期刊論文。

他是那種我們會用「神」尊稱的同學。大神。H神。

電機系神明眾多。但是其中一尊在美國的義大利餐廳當前菜廚師。

然而更早，H告訴我，他的興趣轉向心理，自學讀精神分析，考上了英國的心理研究所。更早更早，他大學畢業直攻哈佛大學博士班，研究領域是AI的晶片設計。

另一個大學室友C說，天哪，也太扯了吧？

我說，對啊，不愧是H神。

C剛從英國回來。辭掉上一份新創的工作後，被Facebook英國分公司獵中人頭，通過視訊面試，飛去倫敦現場面試。晚餐結束，公館捷運站的二號出口前，我閒聊間才知道C上一份薪水是我現在的兩倍。

然而沒什麼好抱怨的。一直以來，我都是一個很幸運的人。或者應該說，我們這些臺大電機的，九成九都很幸運。國高中資優班，學測滿級分。我們都被賜予一顆很好的頭腦，一層一層爬到頂端。

我不確定身旁的人，有多少覺察這份幸運。Instagram上，朋友們進入Facebook、Google工作，某一天貼文便開始變成英文。感恩、聖誕假期，開車繞過各個知名景點，甚至有即將結婚的班對學弟妹，包下一整座海灘吃一頓晚餐。

那是一個我碰觸不到的世界。是一個我早已經放棄的世界。我選擇加入一間臺灣新創，跳過晚餐，想找出App的記憶體問題。

再次聽見垃圾車的聲音。九點半了。

我發現問題是出在 Retain Cycle。

如果在紅綠燈遊戲裡，所有人都喊了紅燈——那就是 Retain Cycle。每一個小朋友都需要另一個小朋友來救自己，卻沒有任何人可以移動。這時候鬼就贏了，遊戲結束。

當程式內兩個物件，互相持有對方，這時即使身為工程師的你，不想再使用這兩個物件了，系統也無法幫你自動回收記憶體——因為它們彼此占用，系統每次檢查都會認為，還有人正在使用它們。

Retain Cycle 在計算機科學的定義裡，屬於一種 Deadlock。死鎖。雙方互相等待對方的資源被釋放，而被卡死，一動也不能動。

死鎖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可能碰到。比如當你將機車鑰匙忘在家裡，卻把家門鑰匙鎖在機車後座。比如公司營收要成長，必須要投入資金行銷；但是營收沒有成長，就沒有資金可以行銷。

比如熬夜創作，加班 debug。兩件事彼此追逐，像是天蠍與獵戶。



同事慣常用「詩人」介紹我。「這位是我們的工程師，同時也是一名詩人。」可是他們並不曉得，我不希望自己是「也是詩人」。每當客人來訪，他們會拿出公司的粉絲專頁：都是我們的詩人寫的。那是一些結合了科普知識與分行短句的圖文。

我坐在旁邊，偶爾接話，回答諸如「怎麼這麼會寫」、「小時候作文很好齣」一類的問題。適時微笑，像一支編碼妥善的程式。

幸好有時候相反。有時候我「也是工程師」。

「我們工程師就不要去搶他們的創作補助了。」另外一位「也是工程師」的朋友，在都是創作者的聚餐上對我說。我想起幾年前，一個補助計畫的說明現場，底下聽眾發問：你是工程師，為什麼來投補助？當時的我回答：只是希望有人，能用一本詩集的方式看完這些作品……

好在後來那個補助沒上。「你應該知道，工程師賺多少錢。」也是工程師的朋友說。

一個月內，水壓的問題又出現了三次。房東並不開心，堅持一定是漏水導致。然而水電師傅檢查，是加壓馬達的問題。「所以才會有時候有水、有時候只有空氣。」他更換了壓力開關，水壓終於回復正常。房東嫌收費太高，終究還是付了錢，並指責我們太晚發現問題。

我沒有心力和房東吵架。新創公司人少，我除了也是詩人，也是行銷。我得負責寫文案、經營社群、投放廣告、策劃布展，有時候還得發新聞稿及回覆客服。曾經有一段時間，我甚至也是視覺設計。因為上一任剛離職，人力暫時不足，我設計DM、設計櫥窗，並為公司拿回一個國際設計獎項。我沒有怨恨過事情太多，或是分工不清。我很喜歡這樣多元的工作環境。

在這些「也是」裡，我非常快樂。

可是這麼多「也是」，常常讓我忘記自己本來是誰。



無漏高壓的生活過了幾個月，大門信箱再度被貼上用水量警示。

水電師傅又更換了馬桶內更多零件。我想起經典的形上學問題：如果一艘船的每一片木板都被拆下、換新，那還是不是原先那艘船？

幾天後，卻發現洗衣機旁地板濕了一片。

水龍頭正緩緩滲出水。我左右扭了幾下，試圖找出哪裡漏水，一道噴泉忽然直直上沖，擊中天花板，反彈打在我的身上。

水落進抽油煙機、瓦斯爐與塑膠地板的縫隙，迅速淹過廚房，蔓延到客廳、房間。地毯被完全浸濕，天花板的巨響塞滿我的耳朵。我試圖靠近止水，手卻一再被水柱沖開。

最近一次確認H的近況，他說前不久改拿碩士畢業，現在加入一間美國新創，做人工智慧專用的GPU設計。「因為簽證問題。我不能合法在餐廳工作。」想起一年前，H返臺到我家煮飯。那時他談著紐約的劇場、酒吧以及精神分析，像是整個人換新一遍。

水不斷淋濕我、再淋濕我。我看見幾秒後的我衝上頂樓，關閉水錶。看見我和女友接力，用畚箕把水掃到陽臺。看見水電師傅再度前來，又換掉了一根水管。

我看見自己是鬼，穿梭在一群小朋友裡，他們都有張和我一樣的臉。那是程式的我、文學的我、行銷的我、設計的我……每當我靠近，他們便笑著驚叫「紅！」然後再也動。

我看見他們全都變成紅燈，知道自己輸了。

頂端砸下來的水柱壓著我的肩膀，此刻的我一動也不能動。

作者介紹

ㄣㄣ

本名黃昱嘉。Bug 生產者。曾獲臺北文學獎、飲冰室茶集詩獎、鍾肇政文學獎、菊島文學獎。不擅長說謊然而文字是如此適於欺騙（正如我現在告訴你：我出生於一九九三）。此刻的興趣是做迷因。

評審意見

黃麗群

巧妙透過都市空間細節穿織出曲折夾縫的情感，作者彷彿單以微微抬起的眼角側光就能折射整座惶然而烏雲密布（雨卻無法爽快大降）、青年生活的海市蜃樓。全文於煙火處不聞煙火氣，於折墮處不落入鋪張自溺，文字火候恰到好處，結構與敘事張弛有度，節奏玲瓏卻十分自然，在在展現了這位作者駕馭文體與語言的天賦與功力。